# 涇東小藁

# 遼東小藁卷之四

## 序

### 送陸鼎儀脩撰序

初鼎儀試禮部第一人上既進之廷中親試之亦以鼎儀亞進士第一人蓋鼎儀之於文字句句悉合矩度出忠懇粹如也士之知鼎儀者莫不曰吾知是人也其言與志可尚也及其入翰林為編脩為脩撰嘗持文衡教王宮蓋歷試之又因不宜之禮闈有試卷當中者闈後場既而得之他卷中曰此文氣脉與前當中卷同豈差歸邪比拆卷果然鼎儀猶以號不同於法不得取同事者以為事惟求實耳

不究可也則應之曰是可茍於乎其不可茍於是尚書
御史驚其言為按覆至再有司者以差踰任咎迺取之
衆莫不服其明且有執迺按日更番入書館中課授公
事畢莫歸為壽二親閨户著書暇則臨書為文其所為
文一字不輕許與人平居不輕啓齒及人一過失事亦
不妄交一人獨於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時時見諸
眉宇間稍見諸篇牘則又或焚去之曰如非吾職何士
之知鼎儀者莫不曰吾知是人也行不違乎其言而其
志之果可尚也今年夏鼎儀以疾乞暫歸
詔可將奉親以行乎情鼎儀去留之不可以謝家有老親
亦嘗以情事請不可得而尤愧吾鼎儀之志與孝兩得

也嗟乎鼎儀臣非忠弗可以為臣子非孝弗可以為子所貴乎君子者不徒曰猷為藝能蓋吾之若親當致力乎吾之忠孝焉耳鼎儀是行榮擇

命書龍光煥赫嚴君壽母咸福兼備不忝於孝矣吾意夫鼎儀勿藥之餘承懽膝下當春酒之載歌田園之樂章豈非樂哉然不可以徒樂其亦將有以為思之何如江湖魏闕之思必若魏子牟吾廬廣廈之思必若杜工部瓊樓玉宇之思必若蘇文忠公若然士誠知鼎儀鼎儀誠不負所知當不止夫天下之士雖百世可也而亦豈非鼎儀之志哉抑吾崑之東倉固三吳之鄒魯鼎儀之故家在焉聞三十年前有沈孟温先生者能倍說

五經四書其教人以踐履為務一時學者多仰其成今其人已矣流風餘韻固在也夫教人以踐履為務其人非易言也又不知況先生當時學者至于今能不嘅去否乎顧因鼎儀之造朝而來也與有聞焉

尚書劉公覲詩序

故南京刑部尚書蕩安劉公顯孜其為人諳字凝重才識宏遠而操執介然故其凡為巡按為巡撫自為御史至按察使左布政使丶以薪而為副都御史至大拜為刑部尚書所居官輒以能官聞非若鄭之刀宗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弗能為良也予為顯孜同榜進士竽加厚相知當

今皇御極之初予兩人皆以巡撫入議留闕下相聚處者旬月間爲余道平生其言曰孜無似所不敢忽忘者好善嫉惡心無所爲而已由今而觀之以顯孜之爲人而眞晩末一二年間知顯孜者固多而小人之忌毀亦不免眞不在是乎嗟乎好惡之云夫豈細故哉大學一書所以爲脩齊治平之道屢致意焉有若漢之朱雲范滂晉之傅元唐之宋璟盧奐王義方其人皆磊磊落落至公而不私其於善惡邪正之間是曰是非曰非小則隨刃除剪大則死生以之其人何可得哉視彼頑頓縮朒模稜觀望因循姑息之徒不啻霄壤矣考之顯孜出入中外二十年舉廉而黜貪植正而抑邪始終弗少變

居官所至有為不善者輙相戒曰得無令劉公知然則顯孜之好惡當矣當世必有能書之後世必有能信之者雖然天如假之以年使顯孜端笏立朝表儀百辟其所見則奚止於斯〻〻固顯孜有不能然者矣惜夫是卷挽哭歌詩若干篇皆一時公卿大夫士為顯孜作也顯孜之子化休持來請予序予何忍序之予之論顯孜者則如此爾適友人夏季爵書來云初顯孜之病得告也取道蘇杭已殆甚有言盍少駐可治後事者顯孜更促去愈急至桐江獲以正斃蓋蘇杭其故所巡撫地謹嫌也是亦可徵顯孜之為人矣因并書之於挽詩之首

夏仁傑甫壽詩序

崑山夏氏當勝國之季月山先生以周易卜筮之學有聞于時今其後兩支居崑山一支居閶門崑山一支貴故禮部儀制員外郎遂與其兄鑄印局使佑聯官于朝也居閶門者亦貴人傑甫之考君季益翁壽幾百齡仰承

詔旨得例賜冠帶且其兩孫一為知縣一為太學生鄉人賀之者曰仁者壽曰其身康疆子孫逢吉是也予於夏氏往還久猶記人傑甫之能孝也季益翁龐眉古貌衣冠禕偉終日危然坐閭塾間人傑甫時時跛踖候顏色不少怠人傑甫有四丈夫子其名璿璣玉衡璿字德輝即太學生英敏負才氣其家千里駒也璣字德乾明經取進士累典應城新淦大庾三大邑歷官將二

十年而其家蕭然其階尚淹在七品難進如此能貧如此其人可知也不亦人傑甫之能教乎人傑甫今年七十重九之日誕辰也京師士大夫有聞其風者謂人傑甫之德即若翁之德其壽當不止乎若翁之壽於是相率為詩以壽之德輝錄成巨軸來求一言嘗觀夫小雅詩人之祝頌於君子也不徒曰樂只君子亦壽無期而必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焉不徒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者而必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焉其拳拳忠厚愛人以德之意有如而無已今之登軸諸詩凡若干首其大旨要多出此由今視昔殆不甚相遠哉而或者則曰夫夏氏仁厚之家人傑甫父子必得之壽之延則 然闕儀制局

使兄弟皆不及下壽抑獨何歟曰理有常有變君子亦道其常而已仁而不壽或有之未有不仁而能壽者也人其可以不仁乎哉因書以勵吾人而於人傑甫且致賀云成化己丑

送尚書王公還河州詩序

兵部尚書懃菴王公以養痾而歸河州也朝之公卿士大夫下及布衣之賤多作爲詩歌以送之有羨慕其能退者有惜其才不盡用冀其去而復來者有留之而欲其不去者有辯君子小人若以爲其嘗有不能賢於中者顯若是者其爲說不一聯爲鉅冊可觀誦噫王公偉人也

先皇帝以進士取之以侍近處之又拔之於擯棄流落之中而以中執法者顯用之
今上皇帝惟是圖任舊人一日用御史給事中疏特重之以大司馬之位凡選將用兵固衛根本防禦四夷一惟公言是聽且 朝廷政務責在六卿公當時在三五老臣之列蓋百責萃焉
上於公如此而公之昔者嘗以七品小官痛黨姦之害政願與俱死廷陛間因以忠貫日月氣蓋一世矣顧今身為大臣未聞其為生民報 國家者當如何邊欲以恬退自保為謀與六強之所可留拾之而使乘豈吾所以望公而區區廉藺賈寇之列又豈天下臣所望於公

者哉然則公之去也當必有說而或者則曰初公之病也累奏乞骸

上慰勉而留之継而章凡五上

上察其誠病始聽其去然則其去也以病斯可矣而猶未也昔周公之留名公反覆開諭僅數百言名公即為之感動激發而不敢復有言有以哉夫名公當時病不病未可知然亦老矣老猶不忍其去況未至於老而果於必去何邪假令公誠病〻中寒數日不汗即死矣公之以病去國今五年于茲病也苟未至於死君臣之義一息莫逃吾寔為而不為 朝廷用哉昔者病今日不病〻則去不病則用公之心如是士夫君子之心如是

而孰謂朝廷之心有不如是也歟我噫孔子之訓大臣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固人臣之常也而漢丞相諸葛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公尚合而求之

陳同年輓詩序

陳君誾入諱振字汝綸以字行與余同年舉進士拜官監察御史將九年遷湖廣按察副使疾卒于官而家無餘貲同官為經紀其喪歸葬今幾二十年矣余始得其哀輓諸詩及墓志銘表等文讀而哀之為之序曰於乎初君之為御史也既受命夙夜匪懈所以效厥職者時王都御史風采擅臺着而頗事事能給一時御史皆靡然畏服之一日真定知府張玉坐與都司官妓飲當去官王

佑張欲駁白之狀絡持不可御史有愛狀紹者曰乃欲抗王都邪君解之曰愛惡之偏聖賢深戒御史持法而欲偏徇人情可乎王知君難撼亦以他事出君而張王得復官然不久亦罷去矣當時縉紳中以茲事奇視君而予與君素相厚不數日不相見也君善吟相見輒欣欣論詩又未嘗不及時事卒之或攘袂欲起或蹙頞而去悅然猶昨日事耳蓋君清脩介特志在有為而剛腸嫉惡時流罕及之者如六科之論列單增十三道之劾章▯皆與密議其間人頗以為難而持張王一事為尤難者以好惡有易辯者有難辯者君能辯衆人之所不能辯非難而何君之詩留予所者頗多予猶記其聞

余貢軍竄外詩有曰邊域已仗謀猶美朝道空懷故舊稀又嘗寄扇曰同年蹤跡恨西東遠意聊將一箑風好似昔人揮白羽坐令沙漠虜塵空後一詩君在湖廣於呼君於余如此而余也不才後死碌碌無稱其負媿於君也厚矣君同輩御史如今之兩京曰尚書都御史者皆是也數君者才名與君皆頡頏上下使君而不死其文學德行名位事業視吾輩當何如哉夫惟天以美才付君而君之時有未遭 朝廷以好爵待君而君之命有不逮予之所以哀君者此也雖然進士御史翰林侍讀狀剛者君之兄今江西副使前進士提學御史熇者君之猶子也人謂滕氏科第尚憲然山美而侍讀君與

君皆不能盡其用能盡其用而于其前人有光其固在

焯序

闌幽集序

宋忠諫吏部侍郎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中道鄉先生鄒公當之武進人其後徙無錫之華莊再徙夏莊而代有可稱蓋七傳而得將仕郎南山元翰林承旨吳興趙文敏公寔文其碑南山子德脩宋學士景濂代其師黃文獻公銘之德脩之行德一今夏莊之彥源澄甫六世祖也源澄甫之所繇來遠矣其既卒而葬且踰年冢子棁奉所謂闌幽集介翰林編脩同郡陸君請余首序予受而閱之源澄甫孝義人也父友竹翁嘗坐誣須繫能

上書申理得白人稱其孝一卅無子其弟嘗後之亦無
子以子栻為之後一叔惟一子亦夭以子楷為之後伯
兄有二子皆不育為之置妾未幾皆卒皆無子以子榮
福為之後各主其祀而安其寡孀孤無失所其孝所推也
景泰甲戌歲大侵餓殍盈路有司奉行勸分源澄甫碩
其子姪感頗言民飢甚矣賑貸吾先世常有吾先人尤
篤意於此舉重以　朝廷命令我以粟千石輸官得
賜冠帶他如其慎守家禮延重師儒勤施予治輿梁等
事為義不一觀諸源澄甫之家有發啓軒樂其隱居之
趣且以著別號也有貞耀堂為其季父之配楊以節受
旌後

上恩也有榮義堂鄉之士大夫為源澄甫冠帶賀也而皆有文有詩皆出一時文章鉅公盛源澄甫之卒也太史氏既為之立傳其幽室有銘阡有表有文又有哀誄辭有挽章吊祭諸篇而皆於蘭幽集者粹焉噫是豈務為觀美好名者之謂哉趙黄諸老之言於是乎有徵而道鄉先生百世之澤於是乎可觀矣是為序

送商編脩展墓序

翰林編脩商君懋衡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淳安先生子也先生以

先朝宿輔日侍

上左右所以益乎上所以益乎下者勤矣一日退頤其

子良臣而言曰吾之心若能知之否乎吾與若所以報
國恩者捐殞莫稱顧吾祖宗來芝山之下五百年之丘
壠霜露之感懷不能已吾去四三年于茲矣雖吾之心
頃刻靡忘然未敢言私柰何良臣唯唯跽而曰大人爲
國竭忠未可言私
聖仁在上凡臣子假歸展墓有著令不肖良臣所當從
事盖莫踰此矣即卜日齋祓具以其情言既奏入
上察其誠特 詔許之仍得例 賜寶鏹若干緡爲道
里費祗受以行於是中朝公卿大夫士莫不走賀於其
門而渤之東西則先生鄉邦也邦人之仕者有颺言於
其座曰昔先王大同之世其馭臣下也無他亦惟曰敬

大臣曰體羣臣而已夫既為天下得人矣而於天下之為臣者皆有以體其尊祖敬宗之心務曲成之而不遺如商懋衡者是已斯道也後世沂至於今見之宜以為天下幸宜以為 朝廷頌懋衡之歸榮於吾鄉也親命是將君寵斯在吾意夫錦峯繡嶺之間坐者起而行者止扶携聚觀嘖嘖稱嘆老而長者益思積德以遺子孫為人父兄者益思內子弟於善道而為人之後者益思勉於樹立出為時用以為其家之光宜以為吾鄉邦勸惟先生公義既盡私恩不忘惟懋衡是行涼往燠來疾驅而先逝君覲薰得忠孝同歸請以為先生父子壽座客言已既出而來以告余且求予一言余固懋衡父之

孰也宜有言而不能言迺曰美哉斯乎邦人之言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先生之謂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不亦懋衡所當知乎而亦豈非先生之心哉吾故於其邦人之請懋衡之别也復申告之以先生之心

許翁德器挽詩序

許翁其先嘉定人今居昆城之紫巷者兄弟數人稱富家翁之行則三也其家善治生園田市肆之入邑鮮或過之然富而惇禮能讀書能延師教子邑有耆儒沈罔菴先生主其家塾者最久頗往記紆張氏兄弟如前提學憲使篠菴君今太叅勿齋焉又如同菴母弟禧文憲副君皆未有官而予往往得知從過翁家翁未嘗不留

飲凡茶蔬之供酒脯之設皆翁指碩翁之楚楚然歷客
生敬翁時尚強壯佐其諸兄理其家之租稅徭役乃吉
譚官府事間有所扣言議有倫凡在東部使者之能否
高下無不能言之而亦無不當予嘗謂斯人者苟沾一
命不其有可觀者乎後來余既仕而歸又屢從其姻進
士碩文之夏德乾過焉而翁則既老矣然凡客忻忻喜
其意猶昔也甲申之夏予來自南中忽遇翁常山驛旁
為之啞然曰翁胡為乎来哉曰政自不能不勞勩耳而
余甚愛翁則謂之曰吾誠有不得已翁蚤歸毋遠出也
夫孰知別翁不一二年而翁逝矣於乎惜哉翁許氏諱
瓚字德器別號存菴卒時年若干有丈夫子三人鴻高

上舍生鴻漸邑庠學子次習皆材美可望翁可以無憾而翁之子乃數致書於余求為翁挽詩之序凡翁之家世德善已具同菴先生所為幽堂之銘尚奚言予之哀病先身之屢矣曰竊思之幸一日得賜歸馬鞍山前求如翁者其人相與攄芳而汲清追隨宴嬉道契濶之深懷問鄉曲之故事以樂太平之盛於桑陰龍麥之間而翁則有不及焉者故為叙疇昔交游之略如此以寄予之遐思以慰翁於地下云尒墳南望雲天故林何在舊游彫落無幾余所以為翁言者如斯而已矣若人事之往來與夫存殁離合之感焉今中余之所不言者可勝道哉

送白給事展墓序

今天子大聖功德之盛不可數而

聖孝寔先焉

兩宮之尊養

九廟之明禋國常禮齋肅敬慎之心則有加而未怠若

四陵祀事之儀今年春特以親王往蒞祭於常禮之外

觀可乎

聖孝本諸身而必推以同諸人觀夫奪吉一事雖柄用

政事之臣有不行歸覲展墓之制雖百司小官凡有受

親追遠之志者無一不得遂

聖人孝治天下如此斯世斯民將復見唐虞三代之盛

其弗信然歟夫以聖化之及既無關於百司小官而况於朝夕左右所謂侍近之臣者我毘陵白昂廷儀出名進士官兩京今為刑科左給事中在侍臣中進言屢〻尤有名茲以其父母繼母皆嘗受推　贈恩奏給暫歸展先墓燎黄之禮

上曰如令於是衆莫不曰廷儀是行君臣之相遇忠孝之兩得希濶之榮幸也或又曰方今之世以特常事耳烏足以為廷儀幸是不然孰不有官也孰不有親也孰不有先也揆之廷儀今日之榮之遇蓋亦有得焉者有不得焉者豈盡廷儀若哉不廷儀若矣而廷儀得之獨幸哉抑予聞廷儀之尊人珂鄉貢士思官教諭兩典

文衡伯父瑜永樂初科進士嘗爲禮科給事中族父玢又以成化五年第二甲進士觀政都察院喬木世家是又宜盡廷儀若先廷儀之鄉人監察御史薛爲學輩相率求余贈言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而鄒孟氏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予故特爲本諸

君上之大德而以吾黨之可以爲廷儀榮且幸者并告之

左布政使龔公挽詩序

山東左布政使吾邑龔公彥文既卒之十有二年其子紘以公事來京師致其兄綾之意奉一時大夫君子所

爲公挽詩一卷乞予序諸其首蓋於予初公之卒而葬也余與諸君子者寔預挽送之列頃余獨未有詩耳文而序之其亦可乎哉夫挽詩之原始未暇也而其義主於哀悼傷嗟則古今一致焉尒龔公起家名進士爲主事爲郎中超遷而爲左布政使內而得以貳六卿外而得以專方岳有官君子其能如公者幾人時既遺矣位既極矣其歸也以理而歸其卒也得正而斃凡仕而有官者之壯而老老而歸且死能如公者幾人公之居家以孝弟聞其交友以信義著其學也博洽能文章尤長於五言歌詩其居官臨政也敏而勤公而恪在郎署則尚書以下信倚之在藩省則同官欽服之細民愛戴之

士大夫行已有道而才知之可稱能如公者幾人凡公之所以為人而為位人之所不能人者如此舉若無可哀矣而挽者猶得而哀之哀之何如行不以其年未至而遽歸歸數年而猶病病且於尋常者異焉蓋公丰姿秀偉面白而肥中歲後感末疾遂不復能出語不省識人事不能見賓客如是者凡若干年而存哀之者曰以斯人而有斯疾使斯人而不病其名位行業當不止於是使斯人而不死其無妄之災或可得而去勿藥之疾或可得而愈也顧乃令有不然者雖欲已於哀其又何可已邪於乎其可哀也邪其不可哀也邪昔公之為都水李少保文達公時在文選為郎中兩人最莫逆時

時過從賦詩酌酒品閱名人書画不厭也後來文達得君有為如是之盛而公則困於病先巳卒矣人以是尤衰之及乎文達既沒而墓碑出君子率歸諸其福厚然則公之不至於文達者福不逮也是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夫何哀悼之有詩凡若干篇

賀湯翁鄉飲詩序

迺洪武辛亥鄉飲酒禮之始復乎古也吾蘇有江夏魏公杞山為之守明年冬即據禮行之時吾崑山人周壽誼者百有十歲寔當高年之首選及之五日還崑山公躬出黌門之郊再拜送之一時蘇人士詩道其事皆有詩而王常宗先生又特為之文其堂之碑何其盛也比

湯徵氏過余言　朝廷近以提學僉事胡謐言鄉飲事下禮部禮部臣集議申明之所實舉而流弊蠲於是去年春蘇郡守蜀之賈侯祇奉以行而從之父漁樂翁以行以年得與賓席之次蘇之士大夫以侯之能仰承德意以漁樂翁之既老而遭見禮於有司爲不忝相率作詩爲賀已今大司成同邑陳君又爲率邦人之在京師與凡素善翁而能言者皆作詩賀之徵皆得而珍襲敬藏之將寓歸爲壽顧詩而非序有不得而傳焉噫

國家承平餘百年矣弥文盛觀所在而是雅頌之作後先相望日益新而益以脩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又何其盛也蓋嘗論之古昔盛時有建極之君必有材能

之臣斯必有壽福之民而又必於敷言之訓致吟咏之
功極尊親之意不偶然也觀夫杞山公之身後榮名光
昭史冊侯其他日之杞山歟如翁者安於養志白耋曰
耄未艾方臻頤圖翁而或過之將不在漁樂翁歟余也
於王先生無能為役徒以前忝南宮叨陪末議遂亦得
以預聞其盛焉耳若夫後王先王而有聞俾茲甚盛之
舉繼繼相傳於無窮後之於今亦猶今之於昔不於司
成君諸人望之其誰望哉翁姓湯氏名賢字以德長洲
人學而兼醫今年六十有八所交湖海名流晚愛楓
橋山水之勝君之自歸江村漁樂人日以漁樂翁稱之
徵則故禮部尚書致仕睎顏劉先生之高第弟子云

## 太常卿夏先生輓詩後序

太常卿夏先生仲昭之卒也　朝廷特勅塋祭館閣諸老安城彭先生既爲之碑嚴陵商先生爲之銘朝野士大夫君子爲之挽哭文辭而萬先生循吉又取而序之凡先生行業之美　恩寵之加遭際之盛亦既備矣而其子中書舍人文振復求余一言於乎先生早登朝晩復留中而予也以少以外則有所不及知其嘗爲郡有惠政閩瑞人士能言之而余不能詳予於先生一鄉也先生少予先人一歲以父執禮先生頗相知請以鄉邑言先生善書且善畫竹石求竹石者恒坌集其門然有求多靳惜至或色不怡竟謝卻去豈亦非其志歟它日

閒遇情孚氣合清興逸發則又往往從人索楮筆爲之累幅不厭人莫測其意之所在然亦鮮矣若其書跡之妙大而扁牓題署小或蠅頭連幅雖武夫田父市井童丱一有所求即忻然應之無弗遂者稍暇登小樓閉門吟哦揮洒之餘鈔寫經史動成鉅冊筆頃刻不去手見嗜晝寢者則艴然曰爲人一世間一日當幹一日事耳矣以昏睡爲哉蓋先生平居公私應酧外其所用力在書畫爲多人徒知其書画之工非他人所能及而不知其用力之勤如此於乎士志於芸古以概然於先生之言矣先生之爲人風流洒落小節不拘而能惇孝弟以爲本其考君高滔翁鄉之博雅士也亦善山水聞人家

有得其片紙尺素必懇請歸裝褫而謹藏之曰吾先公不復可見矣見遺墨如見先公也伯兄孟易嘗忝官被蹩都下亟徒步往省之既而先生貢公言諸朝由是去讁籍陟清華聯芳灑美時稱大小宋書而先生稟兄之禮愈益不懈撫其二弟季明季章暨諸子姪具有恩意至於念商濟幼仍所親之朱姓奏復夏姓從而餝先祠理丘壠亦各極完美此皆流俗所難而先生為之不為少異茲其所以為尤難歟吳東南富貴家推孝友忠愛之風必曰太常先生宜哉予聞之昔之君子嘗謂晉王右軍元趙松雪皆白有他長惜其為書画所掩亦恩夫後之人尚論先生者或淺乎其知先生不以其書而必

以其行也為最其言行一二可以知其為人之梗槩者表而出之

北嶽恒山神祠事錄序

古昔聖帝明王之於其民以愛人之心行愛人之政而又能與天下之人才共天下之治理蓋無所弗用其極矣然不但已也以其或厄於天時之偏或發於人事之愆或固於氣數之變彼凡雨暘水旱螟蝗疾疫之類皆足以為厲於其民雖聖且賢或不得而免且有非人力之所能勝者於是而必有賴夫神焉蓋夫豈一諉之神而無所事事哉觀於古之曰禋曰望曰雩曰懷柔曰瘞縣是已而所謂神有若後世所稱嶽鎮海瀆其尤顯顯

而不敢後焉者也宋之鎮中山魏國韓忠獻公北嶽廟
碑云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旨哉知言也哉北嶽
恒山之神有祠在今曲陽縣治西北一里許前人述作備
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以是歲畿甸災甚盛奉　命出賑
飢踰月謁謝祠下留詩以答神庥知縣喬良乃以教諭
黃愷所輯祠事錄藁來上因閱得而捧讀之若良愷其
亦知古之聖王與夫我朝
聖人事神勤民之意歟盛既竣事將還遂執筆而為之
書曰北嶽恒山神祠事錄凡五卷神之祀事邈矣舊有
東漢刻石今已所可考按者自唐始而宋而元而
國朝文辭事蹟皆在焉漢刻僅以歐陽氏跋尾為附其

別祠之在渾源者兹不與以求而未得當嗣錄之若我
烈祖正名之詔及夫
累朝列聖令
聖天子諸告顯之文特恭錄之簡編之首焉
聖製所在獨不敢以序懼褻也

壽姜翁序

宗本翁今年七十矣七月廿日其初度日也翁之鄉俗於是日凡與翁好者不遠數十里皆持酒肴造翁家為翁壽翁亦大治具樂客詆莫始仗所謂古稀之年賀之者當倍於常時亦宜矣予猶及見翁之壯也衣巾俊爽笑言有倫於人甚非難解且席父兄貴富

之遺良田廣廈林園池沼之入甲一鄉南商北賈雜還其門廡間而公府間埶達官兄長兄之者輙生愛客至其家封羊庖鱉或佐以聲伎或弈以懽或藏鉤以嬉弟醉弗止其樂有如此者予晚以親好亦一二過之輙爲之留留則焚香啜茗彈琴賦詩清譚善謔未嘗不爲翁一解頤以樂也數年來縻於官守弗暇與翁樂聞翁之樂固在而亦老矣稍謝絕門戶事爲息交倦遊之計肖欲就翁飲者不辭欲招之使來則能自貴重必固辭未復有往時豪宕不羈氣象聞語人曰楊雄豈不一名達哉若而獨居則亦有命吾幸而扶床坐膝見外曾孫矣理先人之丘壠歸先人之遺體當亦有日吾復奚事

事為戲關之者高其人於是翁之所以自樂者矣孔子不云乎仁者壽則既曰仁者靜夫聖人言壽必原於靜必歸之仁者而必觀其樂樂之所在而後可以知其仁予嘗求之宗本翁之壯而樂也其樂亦免以入老而樂也其樂則以身樂以入或搖其神樂以身即究其真然則翁之壽也當未涯將不得為仁人矣乎予之弟曰與謙甫翁倩也誠於翁誼不薄故千里為之一言但不知翁之於余言能不以酒食視之而樂聞乎否也

## 姚氏譜後序

譜大臣君子事也夫所謂大臣者上從天子下理萬民為百官有司之所矜式而譜也者有一

人之身必有一家之譜所以維持乎族屬敦遺於無窮

庶幾乎先王之道莫踰於此盖自宗法既廢而譜學興

人能自愛無論其位分之高下皆不之況夫大臣君子

為衆庶之率先者乎孔子曰身脩而後家齊孟子論先

務亦曰親親而仁民故曰譜大臣君子之事不其然歟

桐廬姚氏譜今吏部尚書姚公夔作姚之所以徙譜遠

無考居今嚴之桐廬則自榮祿學賓始學賓墓在姚家

山有大樹識之樹大十圍蔭可數十畝而墓當其間自

學賓而下其人物行蹟皆可考不誣故公譜其族斷以

學賓為一世至族大父伯榮為五世又自伯榮至公之

孫為九世大率例倣歐蘇二大家而損益之其不同者

歐蘇不書娶譜書曰重配也歐書無子蘇書無嗣譜不書曰諱世絕也蘇伯牀不書諱譜書曰推吾父之所同出也歐蘇以遠近親疎為詳略譜獨不然凡所知所見皆詳焉所不能詳者不能知不能見也可謂過厚而加慎發昔人之未發而足以庇賴於其後矣諸若此類公皆有自序甚明而謂余宜序其後按譜學賓一子曾三生三子而姚之族始盛至曾孫伯華又三子而始極其盛今幾十世闔門幾千指二三百年于茲矣其人蓋多賢者且多有官位于時舉其尤則有若伯華甫公大父也亂離中涉江負父母遺骸以負莫前掩以木葉晝避賊于樹夜含哀持撅究地以埜不愧古孝子它善行尤多

先德之積如此公與其從弟龍同榜取高科公由侍近累遷兩京吏禮刑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七轉而正位天卿端厚嚴重巋然國之老成人能刊哥屬假監察御史至左布政使公之子〻璧兵部職方郎中父子兄弟極中外之崇階效文武之長才德業之盛方臻而未艾其發而承之又如此觀是譜者姚氏之世德可以昭〻於斯矣雖然公之是譜它日尚論世而傳名臣固將於是乎有徵豈徒曰維持於一家率先乎天下而已哉

送尚寶卿楊君詩序

成化七年三月一日尚寶司卿泰和楊君埗蕳奉 制命充冊封副使偕正使鎮遠侯有事於

請江王府將行公卿大夫多重其行且以君素負能詩名皆歌詩以為別君猶子太僕丞昱與其中表翰林編脩羅君璟則尤知重其行者命工人圖所以為使狀録詩其旁而屬余序其上夫詩稱皇華四牡尚矣是詩固皆為奉使作皇華所以遣使者而四牡所以勞使者之來也先王之世君臣上下各盡其道未嘗少忽乎此其意則有在然當時之善於說詩者宜莫如孔子孔子之言乃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它日論士亦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言孔子之意誠以為人知學詩則可以為使可以為政而詩之用其大固如是也楊君故太師文貞公東里先

王之子
先皇帝在御以名臣子入見一人欲遂異之政即虞以
侍讀清切之地曰侍
上左右今二十餘年矣文章才望日新日著且屢勤奉
使靡不告成而稱 旨以封冊言之天順初嘗之
楚王府時充正使仍以禮科給事中省副之成化己丑
又偕隆平侯以副使之
鄭王府及茲請江之 命蓋一而再再而三矣所謂遠
而有光華亦豈不然哉噫他國之有使命皆欲其宣上
德達下情所係甚重不能一日以無而孰有加於冊寶
之頒旌節之臨秪若乎 朝廷睦親之意禮行乎

宗藩本支之重者哉

明天子所以玉成乎其臣而用之意固有在焉何以言之使命固為政之一端而詩之為用小而一人一家大而治國平天下纖悉委曲無一不備推其極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移風俗政其有大於是乎慎哉乎楊君公卿大夫將於是乎觀楊君慎乎哉

天子行將授君以政矣君家學有自所著述甚富詩已類者凡若干卷吾家藏有沁蘭集三卷亦楊君詩云

辯惑續編序

辯惑云者昔之大聖大賢所以為何如語也百年前毘陵謝子蘭者取以名其所著之書與學者傳焉聖賢問答

與子蘭之書雖義各有在子蘭其亦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歟吳中頤亮先生寅仲氏以曰是編而增損衍繹之名之曰辨惑續編學者亦傳焉寅仲别又聞子蘭之風而興起者矣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世之昧者倀倀焉瞽行夜中雖號稱學士大夫或不能無惑於是它人云乎哉惑之何如惑於理欲而孝親弟長之道衰惑於習俗而冠婚喪祭之禮失惑於命分而厭貧慕貴之心勝惑於鬼神妖妄而巫卜拘忌之說熾惑於死生禍福而形法星數之術興惑於老佛而脩煉服餌祠廟齋醮之事雜出於時之数者盖其大略也昧者往往能以是惑人而中人已下能不自惑者亦鮮矣

聖賢者出憫其惑之滋甚必有以辨而正之辨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早此天地愛物之心而聖賢者體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聖賢逝矣遺書故在不與聖賢而俱逝若今之行世所謂五經四書皆是也今有人焉生乎千載之下仰乎千載之上曰聖賢之遺經明聖賢之大道不徒能善其身而又思有以及斯世之人紛紛蕭艾中特此猗蘭芳不亦有志者之所為哉寅仲之書經傳子史外上自漢唐下及近代以至於 國朝凡儒先君子崇正抑邪言議之所闢別集之所載亦各慎擇而備錄之其亦博矣然猶不敢自是而汲汲取正於人猥以及余亦欲贅一言顧余藐焉末學

而何言竊嘗聞之孟軻氏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氏之意豈不以異端邪說為害甚大夫人得而抹正之無論其力之厚薄功之成否槩予其可稱也寅仲慎之哉若寅仲之志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 書目序

葉氏書目六卷敘列大率本鄱易馬氏其不同之大者經史子集外　制特先之曰尊　朝廷且　賜書所在也吾葉氏書獨以為後錄終其卷是吾一家之書不可以先人退遜之義其亦可以觀視吾後人也吾書之積也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先世轉徙淪落之餘譜書圖譜尚爾無存其書其可知也然吾猶及事先曾大父

童丱時所見吾曾大父家塾所藏大字書傳禮記等書今所存幾何先參政尤好治書教子南京聽受　宣諭畢即解衣買書而回所以為子孫計也此等書當時皆有印識今所存幾何吾與爾後之人蓋不能無責焉於其間也或出或處公私多故雅好之或不同顧慮之所不及風雨蟲鼠之不相為容書焉得而不廢且失也吾固不能無遺憾於斯也夫天地間物以余觀之難聚而易散若莫書若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今吾書之所以為目此也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昔之人有以名臣子孫不識字為喜又或以為子孫未必能讀書此可為不幸者言吾固不敢為亦後之人願之也而亦有

告焉吾後之人不可以不知也書精矣徒能讀之而不能知其孰為醇疵得失懵無所得於其心不知孰為善而可行孰為不善而不可行非言也得之而不能體之於身不能見之於行非書也或者志於衣服飲食之末貧則至於鬻書而為之又甚而或假讀書之名以益其輕薄浮夸之過使人見之曰此故讀書家不肖子弟為書之累大矣是又不若不識字不能讀書者之為愈也議借非其人置非其所與夫所謂聚焉而散散焉而不復留意者皆過也亦不可以不戒也書為冊四千六百有奇為卷二萬二千七百有奇續有所得未已也書目之成吾晨子録之因書以告晨亦通以為吾家子弟告

耿氏家藏平定舊志引

耿平定之望也自同業君之高曾而上代世世以文武宦業忠孝節義顯聞于金元之世入 國朝則清惠公之父子祖孫官愈尊名德愈重雖寓公所在又蔚爲盧氏之望然高門大墓之在平定者自若也此平定志 國初所脩載其世家行蹟獨詳且多與其家所藏洪武名儒和文先生所爲勝國太常太祝諱承祖公行狀合同事實也其爲耿氏之家寶也尤宜噫乎昔全晉重地忝平定設名州也傳稱清簡其俗好向文章是宜司業君之家有此二物者可證抑何幸歟今四海一家踰百年

矣太平民物考求世德與其時也安得盡北南之人皆有若司業君之幸使吾夫子見之無文獻不足之嘆亦豈非世道之一大幸事哉斯志也州人失之而耿之歲獨存吾為耿志故亦於耿氏獨詳焉

西嶽華山神祠事錄序

華嶽名山也嶽之神從世有祠事祀典也神之殊封顯號世異而代不同我

太祖皇帝願正王之為而一新之於古豫州之鎮曰西

嶽華山之神

宏謨睿斷於斯為至而西安知府孫仁祠事錄之作有以也錄凡七卷完

聖製次漢次唐次宋元以及於國朝六卷華山古今述作爲附錄一卷今年夏盛以朝命集議塞下既還道出華陰得是錄爲而巡撫陝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鈞州馬公負圖以晉序爲言序曰四岳之時輶五嶽之禋祀經傳所存尚矣當是時先后盛王賢人君子莫不有所表識道湯致是崇極由今而言之或累於秦斯而靡遺或疑於歐陽而就泯累則不典疑則無徵事其可知已有若延熹脩廟之舉鴻章碩畫爲世偉觀屹立乎炎漢之表歸然於千三百年之後則於華爲然謂非華之神之遐不可華之神不有以默相之其又能然哉抑嘗於脩謁之餘問石闕循郎序諦觀熟察而後出焉由

唐宋以迄乎今名臣如李衛公如裴晉公如顏平原魯公皆一時為國文武效用之人言辭竿札大書深刻炳焉煥焉於祠屋之間不可誣也亦嘗有過焉而讀〻焉而思者乎晉公題名馬總韓愈諸人皆在蓋平淮出師時蹟也之數人皆有其氏名功烈人喜談而樂道之如昨日然蓋將與嶽之神相為無窮生則為名臣死則為明神其諸公之謂乎夫蔡鄆唐劇盗也在前之諸人而優為之惟茲三邊蠢爾驕孽假息尚存然則主上以時九重西顧之恩下以慰其隣其竟勤事重勞之意有不在夫人乎請因序言一及之而亦豈徒備之人而已哉吾於神將亦有告焉曰

聖天子在上受職效靈此其時也毋作爾神之羞

涇東小藁卷之四

記類

## 雅樂軒記

皇上繼位以來今四越朞矣屢　勅邊臣飭封疆精士馬以為我　國家永〻大平之圖于時宣府則有鎮朔將軍前軍都督顏君與其副都指揮黄君協心比力祇體
宸衷躬勤夙夜時其訓練益其完固亦既備已又以自公退食養其精神而賓佐之延接使命往還之燕勞當必有其所也迺即帥府之東園為屋一間周遭四楹儉朴不華而其狀有若車廂然因署其楣曰雅樂之軒蓋

東園自有帥府有之蔬茹區分轆轤並舉而近歲所增則又引泉爲渠縈迴漫流而花卉果蓏之植紛雜乎其中軒之中圖書尊俎外可壺可絃可奕可侯凡樂客之具靡不有焉樂之者以爲窮邊之勝事亦人間世之一小瀛洲也二君者一日有請於余曰雅樂軒恒辱過臨顧不得一言記之可乎余聞而喜躍而起曰美哉雅乎善人之爲樂其在是乎夫雅者正樂之歌詩周樂之章有大雅小雅之分皆周公之所論定今音節雖亡辭文具在可以悉群下之情可以明先王之德雅其可樂乎哉且雅之爲言常也素也曰書曰禮與前之所謂詩三者日用常行之道不可得而離孔子萬世之師其平居

綳素之言所以必及之而不敢有或遺也雖誠可樂乎哉諸君出武介而習紈袴日從事軍旅且當乎胡虜出沒之切隣要衝而其志尚如此其果有得乎汝潁陽之遺風歟抑亦說禮樂而崇詩書有闢乎郤縠之為將者歟若然則

明天子有萬里長城之樂相君有訏謨論道之樂吾徒有同事得人之樂天下之人有相安無事之樂而於若先人亦有幸哉有子濟美克家之樂然則吾奚為而過其樂惟恐其或不樂而樂之不餘以久也二君於是相率而謝且曰是非彪等所敢當不亦所當勉哉幸為我書之則又止之曰未也昔之人不有云軍中苦樂整於

所從之人者乎誠以將者三軍之所倚毗得其人則樂不得其人則不樂是不可以不慎也若後來范文正公言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程先生則云仲尼顏回有樂處不知所樂何事之樂也有非軍中所得而專顓并書之以質於軒中之客亦因以告無窮焉

大梁張氏佳城圖記

戶部郎中大梁張君遂以其先考妣之兆既汴河之上不得日盼事汛掃於其間也爰即畫建 續佳城圖一卷謹奉持恒以自隨間請余記之嗟乎孝哉張君之為此也然吾為此慨亦久矣不覯於世乎槐檗之下高爆之營封識之兆衣衾之備棺槨之美為孝子慈孫

者蓋未嘗不爲遠也無窮之圖而盛衰興廢之間或遠或近樵牧躅躑有不足言其體魄之不幸有之矣劍中州河患故在宥朝爲平原而莫爲漩瀦之地則又有不忍言者乎矣自有天地以來人生其間爲聖爲賢爲善人君子爲英雄豪傑吾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彼人者身後之一丘今之所存幾何以幾千萬人之丘固當尤有存者然其所以爲聖爲賢爲善人君子爲英雄豪傑碩皆有待於一丘之存而已耶請即若耳目之近而論太史公當日箕山之登慕昔人之高義感慨激烈有不自勝而其流風遺蹟不知今日其尚有類於當日否也彼茫茫乎浩浩乎若北邙之山石若汲郡之竹書其又可

問邪谿此觀之凡人之所以不泯而長存於天地之間必有其道而不繫於一丘者已圖云乎哉雖然記禮者有言孝子事親如事天天無往而不在故人子之於親亦無往而或忘斯圖之作蓋亦曰吾親地下吾不得而見之矣吾終吾天吾不敢忘吾之親而已耳然則張君之有斯圖觸目興懷不忘於親亦爲孝之一端信乎其不可少也張君之考君名智字仕傑號逸菴母同郡胡氏 朝廷有封贈亦皆有賢行義方教子則其行之大者嘗別爲論著云

禱雨記

成化丁亥春宣府以及鄰邑又不雨種不土入苗則大

稿風砂無時夏麥焦没火災旋作人用靡寧守臣大懼齋戒為文書述所以禮 國憂民意上籲神明下飭諭闔屬期以四月之朔禁屠宰潔渠路水以盆缶束以柳萌家處戶禱拈藝于城隍神祠祝史曰吉且徧謁諸廟藝燎以告如是者三日不雨迺各蔬食割餐祭于城壮五龍祠〻杯珓云甚靈擲之如其法亦惟曰吉又三日不雨懼益甚相與為謀使佛者乞靈泉近郊結壇禱于朝玄觀中兩總戎偕宿觀之西側寮旦夕偕衆為禮入日癸卯城中大小將吏悉卻去僕馬齋香鐙皇〻步通衢閭所至祠廟輒謁拜不問遠僻復入觀中羅拜頫伏請益渴雨焦急志願必得雨而後已也是日申末刻

雲合微有雨且始得聞雷際晚雩雨有加土潤指許明日天積陰雲極盛雨徐徐入深夜徹曉不止迫午即開霽有生萬物欣欣浡浡各遂其性既而各屬相繼走急脚以霑渥來告諸公者皆有喜色而總戎顏公又其口祈寺卜而屢得吉焉者也大言相告曰雨遲疾雖有時然神不吾欺亦明矣於是文徧詣諸祠廟致謝且謀立石紀神之貺而以屬於余嗟乎雨可以禱諸神而得之乎神固司天而雨者天之所為也雨以禱而得是天不亦遠也神以雨而信是天不爾欺也夫天不神遠人可以感天矣天不神欺人其可以欺天乎哉請曰禱雨而益思嚴夫吾人所以事天之道焉遂為之記使刻之碣

兩官僚羽人皆列諸其陰

## 道源書院記

於乎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淑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勢不恒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之准則為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

靡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孟之言槩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道為愈明周程先生〻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為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藴開示學者身心用工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為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

必於孟子周程焉篤之詐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
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来終
宋迄元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
之盛寖久而廢國初更為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
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
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前歷
應城新淦兩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有年而
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邦先賢三先生宜不
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貲為募率得好義士民若干人協
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
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甃巨石為光風霽月亭仍別

為一室載植理皇當日親染賜額之碑亦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并入南安學濂溪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者噫盛恩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子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為無負乎方今

明盛之時

星文圖考異記

此圖大約與歌括本同所不同者此左右樞後皆曰上輔少輔歌括本左則曰上弼少弼此無甚異其大不同者雜虛宿之間自南而北曰司命曰司禄曰司危曰司非歌括本之自南而北則非危禄命也考之觀象玩占司命在虛北司禄在司命北司危司非以次而北則歌括本似失之逆填玩占蓋與宗人所刻石本脗合意者宗人石本精矣然亦有不同焉者太微垣無東太陽門而以東太陰門為太陽門無西太陽門而以西太陰門為太陰門天市垣吳越之旁徐誤作越天記誤作天紀

十二諸侯亦微異陰德二星此又有陽德固合隋志然志云二星此又各二星若角上天庫二星牛下天雉二又井上天高四星與他圖所有天市上天羅三星壁下海星九皆此圖所無豈其爲一千五百或萬一千五百二十數邪又按天市二十二星主曰方諸國其星明暗光芒則皆有占繫於其國不可[illegible]也予所見諸圖頗同玩占乃云門左宋之次則衛燕東海徐太山齊河中九河趙魏中山河間右門韓之次則楚梁巴蜀秦周鄭晉蓋惟自韓至晉同數亦不同門左諸星無南海吳越而加衛與太山則多不同矣夫懸象著明昭昭在上固當有一定不易之理今淺易可見事其爲說尚矛盾不一

如此非學者之恥乎諺之曰茲事馬班巳不能相一忍不可也山中甚苦無書偶見此圖謾記于左將有問於知者云尔

馬營社學記

予襄以協贊之命治嶺北簡書之暇意從人問軍中子弟之知學者於馬營衿佩中得宋兩賢之裔孫高平之范廬陵之歐陽是已兩家者皆以役戍分支而來生於斯長於斯蘭王森森有歷三世而不歸者矣未嘗不憐而撫愛之使勉學焉馬營軍堡在嶺北地瀕絕塞士皆精選而雄勇傑出城則近年曰山西之崇岡而創為之亦號勝絕一日登城審形勢與將士論戰守緣城之坤

隅寂高處則四面諸山莫不踴躍而出蜿蜒而來嵐翠迎人可手而攬也顧其趾有廢屋數十楹頹宏敞壁甓一間直當其後狀加禪龕盖彼之人嘗欲有為以寇兵猝至而止焉者於是為之褒徊瞻眺者久之繼之以感嘆而退于時都指揮使王林指揮使王鼎知吾意之有屬也始以其屋加飭完美稍理書冊筆研之屬自是行部往來輙即而休焉既而有言於衆曰昔者朱夫子嘗廬卧龍之菴曰潭名而像武侯菴遂以傳于今矧兩賢之後旅寓所在争易龕為祠亟為木主二大書兩賢之爵謚姓氏而奉安如法率守土官屬二氏後人社學弟子員香火禮謁且令月之旦望如今日毋怠友人金本

請在京師聞而歸之蒙二賢書院學賢堂字緘寓来揭諸其屋之楣此十年前事也今
天子上繼大統之初予自南廣入見蒙不鄙衰鈍俾為出闕之行則向之陳迹已別立重門署為馬營社學久矣聞之天順中
先帝申命提學璽書之頒當時馬營守臣以余前所為學諸生日益不能容而有鹽于此請於上官移置諸生學中絃歌誦習郁乎煥然祠加主宣聖南鄉兩賢東西鄉餘不易舊觀而諸生且有應科試登監學者矣然則于昔日之所以始後之日社學之所以成謂之偶然可不可歟為叙前後改作之所以然書之壁間使後來者

巡撫宣府題名記

宣府古稱上谷令爲　京畿近地雲中太原亘其西遼海瀦其東不百里而北出沙塞即陰山大漠莫可紀極面内而環拱則

列聖之園陵在焉兵民邊戶幾六萬家盖西北邊重鎮也萬全都指揮使司治其地爲衛所者十有九直隷爲州縣者三其節鎮之重有佩印鎮朔將軍副將軍參將左右參將哨備有遊擊將軍又有大小中貴人凡員各監其軍其制密矣而又必有風憲重臣巡撫者參乎其間何哉　朝廷之慎重其事不厭於中命其人兵欲其

飭也民欲其輯也刑欲其平也俗欲其美也耕屯欲其殖也糗粮欲其備也其飭其輯其平其美其殖其備非利興而弊觸有不可易而致也然則廵撫之任可知也國朝設廵撫於廵按之後亦已久而宣府則設於正統改元之歲特以大同景泰中始專治宣府而又兼軍務邊儲受化以來邊儲仍遣戶部郎中一人廵撫者得總邊儲軍旅而名仍其舊若大同之兼治或不一非如廵按者之一而不易也廵撫察院廳壁壞爲稍治之曰舉來官諸君子次第書之壁間庶傳之久遠可考也大同宣府廵撫昉於右僉都御史涿郡李儀繼李則四明盧睿繼盧則東莞羅亨信繼羅則任寧寧盧官與李同

羅則景遷左副都御史寧既被劾時予為兵科日有章罷去宣府以總督邊儲戶部左侍郎東吳劉璉兼巡撫且參贊軍務劉之後則令都院曹州李公秉以右僉都御史代其任更進提督軍務天順元年悉權停不用二年英皇思治再用文臣守邊則專有巡撫之命於是大梁王宇以右副都御史來右僉都御史姑蘇韓雍又以代來兩人皆兼大同贊既專治大同則左僉都御史黃巖李侃來曹州公乃以前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代李而復來公既歸長院中其來者則為余小子予為崑山葉盛前十六年以山西參政管糧料為公屬公嘗書薦協贊獨石軍務至是則以左僉都御史交承而來以

予之於宣府吻竊之久也并志余愧云尔若夫予文之次素璧如雪可大書則有待夫後之君子

宋人畫像詩文記

萬全都指揮張孟喆家所藏宋名臣画像卷有正統戊午閣老建安楊文敏公之文文之次有詩十三首作者則姑蘇張益吉郡鍾復永嘉周旋泰和蕭鎡安成吴節清流賴世隆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瀘川江淵蒙城王振樂安姜洪廬陵陳文餘姚何瑄十三人皆一時翰苑名流也文敏屢以扈從臨邊因多識邊將此卷楊文敏公固曰孟喆而詞林諸君子則因文敏而作耳非必其皆知有孟喆也孟喆物故已久予得而知之獨賴此卷

之存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信矣然盛於是竊不能無
感今文淵閣儒臣之選雖肇自 先朝而莫盛於今之
世信任之專寵眷之極自公孤已下無踰焉古昔所謂
內相所謂儲材將相舉莫之及 朝廷用賢之心崇儒
之道其亦至矣予觀于茲十三人皆永樂宣德正統中
人物考其圖書或曰玉堂金馬或曰二十八宿庶吉士
華黼可知然不三十年間或亡或退所感多矣惟吳安
成今尚在卿佐列而登內閣者則五人焉曰張曰江曰
蕭曰陳曰劉亦可謂盛矣五人者今亦有或亡或退之
不同其文章事業當世自有公論迂愚之所感特以
明天子崇儒用賢之至超越前古如此諸君子所以効

報於　君父者有毫髮或後於古之人可爭不可爭卷中諸君子大書已徧無空紙可書誦閱之餘聊用自記于家以備遺忘若夫名臣七人則趙韓王曹武恵潘美党進呂文穆薛居正錢若水勲業之詳自存國史斯又有不必贅焉者矣

安陽許氏傳家遺墨記

太僕寺丞安陽許顯孟敬文忠公可用四世孫也視余許氏傳家遺墨二卷詩文書簡不一亦有底藁共五十一紙内惟公之弟有孚八分寫者四紙餘皆文忠公筆也予留其卷者旬月攬之者數四猶吝吝若不忍還之何也公才望之高文翰之妙前輩已有定論有不容贅

而余小子於斯卷也得公之善有三大率此書當以至正十五年乙未跋翰欒右丞節用卷文為首甲辰七月既望賀有孚陞官絶句為尾蓋是年九月公卒矣公仕祿四十餘年位至台輔文章勲業極一時之盛而與其家書乃曰苦祭祀無酒曰口腹甚窘曰數日在陳曰無送藥沃焦曰無穀助而市糴如龍肝曰不免借馬明日下村即日要歸新馬恐妨發付只求舊馬曰一飲一啄有命且堅忍待命或墜自天其十年之間雖居閒日多而出口落筆不忘君國之憂懷橘詩曰南果珍奇有木奴年年包裹及饑夫徐州近日舟航斷歲供尚方曾到無其困窮知命一飯不忘君一也曰得官醞三二杯乃

絶上品欲同享曰鮮鯽珍味見之垂涎同享爲佳令日
或明日謹留以俟曰弋楨初度儘可借口會合女孫彌
月奉常作詩諷楨治具曰昨日停杯候飲深恨不來今
日是女孫福潤生辰煮麵同飲醉酒也曰令岳母太夫
人讀書知文爲其甥自訓小字尤妙勿以已寫去者爲
嫌曰哀可與弟之早亡爲姪椅書張文潛送秦少章序
勉之此其於詩禮家庭天倫真樂拳拳忠厚之意可知
公之善二也公之弟如有孚固有足喜而公所遺書雖
一行數字未始苟簡亦不以尊大自居一則曰賢弟二
則曰賢弟而其所具禮曰上曰啟曰呈曰頓首再拜甚
者至於有垂稱名世有鬩墻紾臂與夫富貴之人驕倨

盈溢動欲以加諸其父兄宗族者使得見此書不知其穎有泚否此公之善三也噫固窮知命公之善行乎其身而已篤天倫敦友愛公之善則又行乎其一家矣愛君之切憂世之深公之善有不及於天下者乎文忠公所立卓卓如此固非尋常所能及然未足以論公觀公之去世已踰百齡彼人間世雖大如河山堅如金石蓋有不勝其變遷者而公家區區楮墨之微廣不過尋尺厚不及分寸而一皆完好無恙如此固曰其後人之多賢善論公者謂非公威德之所及可乎哉有字書四紙其一與文忠公倡和詩其二則公歿後追錄公舊詞又追和舊韻致悲悼之情其一歲戊午記公遺稾蓋公之

卒至是又十五年矣嗟夫孔子之告仲由氏有曰兄弟怡怡吾於文忠公兄弟見之傳又曰子孫保之顯及若許之後人可不勉旃

## 隆慶州學記

隆慶州學創自洪熙改元蓋從知州楊賓請度地城東南隅初甚湫隘正統九年有脩葺之舉未備也逮夫己巳歲胡馬犯塞民且弗與守況學乎猶幸弗燬于兵然日就頹廢矣成化丁亥知州事秦州李彝自陳州同知陞秩來蒞事曰弊邑雖邊小去首善之地纔百里教有弗興吾政有克行之者乎請于上官既報可即撤其舊而圖新之堅其土築高其垣蔽晝思夜惟悉力興復之

事既而暇黎小子耆老退校皆嚮慕相率来相之城中軍将暨懐来永寧守墳重臣俻其為亦樂助之民有姚寛者偶發地得白金一器以兩計五十有奇顔不私已亦有以資之於是廟則先就兩廡靈星戟門相次如式退從事於學明倫有堂講肄有齋神有厨庫師有公廨士有號舍庖湢亦既備已會予適自上谷赴召還學正徐旭訓導金璧率耆民諸生至居庸北塞跽陳道左以記為請雖諾之未暇為也國子生黃端張瑩等日来速記卒為之記曰四代之學邈矣後世之所謂學養士講習焉耳蓋亦曰處而明乎古聖賢之道它日出而行乎古先聖王之政教所謂化民成俗昔人之遺意未泯焉

夫隆慶之名則曰近代之龍慶近代號稱盛德守文之主固出隆慶其為善地可知茲一脩學而齊民知義其感化之斂風俗之熾如此則其產之良又可知州有官學而有官皆民之表也官有弟子負又民之秀也上下之相承政教之相及而不有思可乎民未化也俗未成也猶必資夫學矧夫

聖朝文德之盛涵煦之深歷年之久上必有教焉下必有效焉自都邑而達之于野家無不順理無暴慢公無負逋頒白之人無負戴老老長長父父子子人知禮義士習文武彬彬焉出為時用使陰山之北皆知所化服而居庸之重關擊柝其防其險一若無所為者以成化

於億萬年無疆惟休斯則學之有成而有以副吾徒疇
昔之望斯寔
今天子宵旰惓惓之心也予不敏嘉與若等俟觀焉是
為記

保安州學記

皇朝學校之設肇自
祖宗列聖以來日新月盛絃誦之聲偏天下夏書所稱
聲教訖于四海是已以故蠻夷酋長皆遣子入學而遐
陬僻壤里閭兵衛莫不皆有學況夫關輔之近我保安
州志稱漢涿鹿縣地蓋黃帝破蚩尤之所 國家建極
之初民皆內徙衛民之意可知也

文皇帝既御順天以其地為北門要衝永樂乙未即復置州然惟民屯十數編戶不過百數五方之人各一其性土著之人十無二三而又極隣胡虜必以軍堡戍守雜以戎役甲胄之士唐新州記曰俗尚武藝盖今猶然當時知州馮源已有志建學而僅成於洪熙改元之初中間興壞不一則又蕩然於正統十四年兵火之後愈難平其為矣景泰中令冢宰李公為上谷州治有雷家站新城之徙後不果乃復作明倫堂四楹兩廡各六楹拮据之餘僅覆以土而寔是學中興之開先焉成化三年七月知州俞澤學正朱昇合辭來請以為今邊塵不驚官有羨餘而廟學弗飭民罔攸措士不知有科第之

棨天荒之破既無其人而并無其儲苟非亟圖寧不悚而懼諸時予再出關甫踰二載年穀頗登公田足給於是畀以公錢若干且檄千戶王曦協相其事澤曦處命唯謹材木瓦諸旁近陶甓回諸磵谿役夫匠人竝手偕作廟自大成殿學自明倫堂以下兩廡靈星儀門神廚神庫兩齋號房禮門射圃之類皆就厥緒昉於是年九月八日訖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保安諸生之在太學者爲狀請記其事嗟夫保安雖關輔重地土狹而民稀蓺文儒術不勝夫練閱防禦之勤其爲亦艱且鮮矣然而能適桔服之王畿被薦近之王化視彼邈焉日南之僻在萬里外者何如日南以姜公輔而重公輔不由於學

乎保安之在前代鄉先輩有若科甲之梁沈世有賢稱之張氏父子兄弟得不亦以其學乎賢如公輔宜他人所未及然古之學者固有過於公輔者矣學其可已乎學誠不可以已鄒孟氏不云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道則高矣美矣然何莫而非道也是道也亦學諸生之所當道也何也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學諸生暨凡都鄙有志之士其尚勗之哉

陸氏復姓記

吾邑崑山士有陸道明氏當元之季世老長在下而不勝夫征役武斷之苦家故富也不事增殖曰吾惟懼富

妻我也故多子女亦多外處不使家居曰吾惟懼多累
族我也嗚呼使其人一至此時其可知矣今翰林脩撰
釴之父封翰林編脩宗晟蓋道明次子也陸有適家吳
以讓者乃得而子之宗晟之生僅三月吳夫婦卵翼備
至愛不殊於己出比十二歲始知其為陸氏向人飲泣
吳夫婦慰勉之而已又十年而吳側室二人連產二子
吳夫婦尋歿二子者冕良是已今隸戎籍于金陵宗晟
嘗泣而語之曰吳父母祀事吾弟事也藐予小子四十
餘年所以忝冒而不敢言者吾弟幼吳父母子我之德
與生我者等故爾今吾弟且有子矣顧吾陸之族無它
人吾其可重不敏哉冕良亦相對而泣曰冕不孝吾兄

盛德而恩吾兄久矣敢不唯命宗晟且曰吾弟行役甚苦辛吾弟之子尚幼而經紀而家而誨立而子吾雖老未勌也吾弟勉乎哉於是脩撰且述其情事以聞于

朝復陸姓且來以告于予求文記之嗚呼姓原於古而各專於今其不可以淆不待明者而後可知也自夫先

王之澤既泯昧者往往失之特筆于春秋雜書于傳記而見譏於天下後世者雖英君碩輔與夫近代之大賢君子或不得而免則復姓不亦一難事哉方脩撰以海濱諸生奏對廷陛間黃榜一出而名聲翕然聞于天下天下之人思見其人識其面初不知其姓之得與失復與不復也至是乃能以其父數十年惓惓未遂之心舉

而為千萬年再造有家之高明先祖可謂能人之所不能安知天下之人不又從而慕其所為彼失焉而不知正者皆爭相濯磨出而正之然則世道其將復古乎復姓殆亦古道權輿之一事歟吾於是蓋不能無望於脩撰也已

簡菴記

戶部侍郎閩黃先生之以簡名菴久矣以余舊且相知也屬記之以文考之書言九德簡居其一德不一於簡也繫易者曰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簡而從易所以為簡也魯論仲尼冉雍之言則曰可也簡曰居敬行簡不亦可乎不徒曰簡曰行簡而往往致夫疑而未足之辭簡

非全德而簡必以其道也夫易與書天下之載籍孰踰焉孔氏之師弟子天下之聖且賢孰踰焉其為師弟子問荅之辭天下之精義要道孰踰焉而其為言如此開示萬世之意昭昭矣黃先生之簡是固嚴於治身廉於取名進進而不已者歟觀其自少年登高科躋膴仕嘗為江浙兩布政司所至持大體不為赫赫名而民物熙熙於湖山千里之外初不知其政令之出於戶庭旬日之間非其有得於為簡之道而何今之為戶部戶部古六卿大司徒之職後世例掌錢穀主出內最號劇司先生嘗為之屬為主事為員外郎為郎中累數遷至為右侍郎舉能其官坦坦施施不動聲色而上無衡石程書

之勞下無血指汗顏之誚其於度支供億之宜蓋自
廟朝禁掖以及於薄海外內百官庶府都鄙塞細邊垂
甲兵蠻夷賓旅之事無一不辦能以其至簡御夫其所
不能簡其為道則又可知也夫今之所謂部所謂布政
司在前代又嘗謂之省省之云者政本知要之謂矣然
則先生名菴之義不它之取而特有取於簡不亦稱情
也哉予既重先生之命記諸其菴而意有未足也必有
以告夫黃先生者唐人柳宗元氏其人未暇論而其言
實亦六經之緒餘有梓人傳者其為說反覆紆徐簡之
為義具焉幸一置之壁間其毋曰何柳子之不憚煩

永壽禪寺記

永壽寺在都城西萬安之香山鄉尚膳太監金公興所
建其名則
上所賜也寺山門從殿像金剛神二天王四毘盧佛二
十諸天殿之中則三世佛十八羅漢左右若觀音地藏
之別有殿伽藍祖師之各有堂鼓鐘有樓左右旛幢有
揭竿法堂禪堂齋堂繪廊供具方丈僧寮廚傳庖湢種
種完好雖叢林巨剎蔑以過矣公宣德中来自朝鮮之
清州入侍　清禁受知
列聖累官尚膳左少監令
天子成化初陞太監五十年来小心慎密未嘗有過蒙
被　國恩錫賚無時維時西山佛廬以千百計多一時

小大中貴人所為而公獨無或訝之公曰吾志有在直他人所知吾以羈孤之跡昧道鮮能仰荷聖明天地之大父母之尊不遺遠外而收錄之金玉貂璫皆吾

君之賜一衣一食皆吾民之力吾其敢忘報哉吾聞世之所以重佛而佛之所以取重於世者其大要在衛國保民而已若曰輪迴因果徼一己之福專一人之美佛不可以為西方聖人又何以取重於華夏歷千有餘年而不泯乎吾固學佛者也故凡有得於

上恩者日給百需外不褻用不妄費褻用非恭其何以為之忠妄費非愛其何以為民之制如某日得某金某

日得其繼皆籍記而珍藏之皆所以為圖報計也而今其幾矣吾之志欲漸而不遽也欲簡而不煩也欲不入勞而我裕也而豈他人所能知哉蓋於是乎永壽寺成起手於天順三年訖工於成化七年十月以百戶葉彥貢住持僧德杲來屬寺之記文噫佛不待予論也夫天下之用與費固多公私之間而已耳私我則不暇用與費之在公者有武文之恒祿有帑藏之典司已之恒祿或弗厭而侵漁之患熾官之典司或弗職而攘竊之弊興有公之所用心者乎有之則宜乎無之可乎不可乎豈惟不可謂之曰負　國而厲民豈不宜乎然則公之所存為國為民公之所為可以永壽而無窮期矣是為

記

唐縣儒學重脩記

唐縣學之久而敝也以提學憲使劉君奉揚　皇言之徼而新之其既新而成之則又以劉君書而求余記之夫記以言固以言為義而學之有記亦尚矣自唐之文公韓子柳宗元數篇者出後來能言之士雖有作者莫或加焉尚矣以言為矧劉君令之韓柳也又奚以余言為然而不有言則亦奚以副劉君之意哉於是進奉書幣者坐焉而告之曰幣不足道也我非韓子門無劉义焉用幣請相與言學夫唐俗何如曰唐南陽之望縣也土厚而民淳無棄本逐末之習自昔爲然今爲甚然何

莫非學也唐之士何如曰士尚敦樸知從事學問居則重於鄉出則重於國仕而之四方者往往以名節才行見知於達官君子然則劉君之教何如曰劉先生之教我也非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濂洛關閩之言弗言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弗行學之制有舉有貢必明必公諸生有所業勤誦數者必責其躬行廣材藝者必端其心術而凡其學之名師長者惟視其模範教條之能舉與否文辭之或不足畧焉耳劉先生之教我固亦多術矣無它卒歸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夫人之大倫使各盡其當然而已噫善哉乎劉君之教於唐雖以教於天下可也其知重夫學有以哉子

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夫百工藝
之賤者也工而不得其所則事有不成況學者乎古記
有之官先事士先志在禮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
學而孟子亦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古今之所謂學則以明人倫者在是
所以化民易俗在是所以育賢才而致太平在是其為
道之大小可知也顧不重歟夫劉君之為教如此其專
也劉君之興學如此其至也唐之人宜知所化服矣唐
之學諸生達徒安居而廩食幸科目苟利祿冒儒者之
名曰吾劉先生之弟子而已哉其為學宜何如也劉君
名昌字欽謨余同郡人又同榜進士嘗為部正郎預館

閣脩纂今為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文章政事卓
然茅一流人是役也楹屋之數工費之詳歲月之實與
凡有事於脩繕其人可以為勸於後來者別有所述恙
諸記石之背云

三朝錫命碑陰記

三朝錫命碑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濂立石其先墓
所以書刻制命之辭用對揚
聖天子之丕休成命者也濂正統乙丑科商輅榜進士
授南京刑部主事景泰中以年勞得贈其父宗綸如其
官封其母張氏為太孺人歷天順來以廣東按察僉事
能官著聞進副使六年之十二月始加贈其父為廣東

按察司僉事母太宜人

今上皇帝臨御之八年爲成化七年濂方以今官仍左布政使元俸總轉漕運兼廵撫于淮揚之閒三月奔母喪過闕

上以定制京官三品滿一考者封贈二代而濂未滿一考僅數月耳於是其母特準例遣官營葬且覩爲文以祭之皆異數也濂既入謝已退泣而告臣曰

皇上大恩天地之大恩也濂捐軀殞首何以稱哉惟濂之父平生茹德服義而弗有祿位又不幸年三十九而卒濂之母時甫踰三十罹此愍凶幾死弗獲而惟不肖孤是育是教稍長即加教遣從良師手自紡績以爲日

給百爲之資瀛之有今日固遠祖之遺澤先父陰相之
致而先母之勞之德亦奚可後哉惟是
列聖雨露恩霈之深先父母之藏之所在瀛其敢弗慎
迺礱樂石以歲月爲序恭錄　累朝誥勅及賜祭玉音
大書深刻于其上昕夕瞻禮豈惟瀛知所感激圖報而
已誠欲使陳氏萬子孫世世毋忘　聖恩庶幾脩身慎
行益篤忠孝不忝于前聞人此瀛之志也兹石宜有紀
推有以惠畀之臣盛竊聞之昔者歐陽文忠公幼失其
父崇公獨賴其母氏以底成立卒爲宋室名臣今瀧岡
之石猶存而三朝錫命之語固在焉矧瀛於歐陽文忠
同一藐孤童以科名文學進身致位卿輔父母之所值

又同其得於　朝廷者湛恩汪濊靡間存歿身膺榮遇
之極蓋亦無不同然則文忠之卓然為一代名德之臣
文章節行師表百世愈遠而愈有光者瀌其可不思與
之同乎臣亦瀌榜中進士而其所被
先皇帝眷寵之命寔曰臣為之奏旌而下故義不敢辭
謹述其所由如此亦以為瀌方來為忠之勸云

說

孫氏四子字說

孫蘊章暨中四子皆巳名々亦皆有字裕曰德宏禮曰
德温禎曰德符祐曰德延屢有書求為其字之說夫蘊
章有子矣乃翁前湘鄉令進　刑部主事恭武先生年

德而家居宜有以詒其子若孫矣頤舍近而取遠可乎然以予之妻厚蘊章其可以虛辱乎其夫人之生無一不具夫德故人之為人不可一日而或忘乎德德則吉不德則否德非一端之可名而裕仁德也禮亦德也仁義四德具衆善而禮也者又節文乎四德之間而至為切要者也易曰裕無咎書曰垂裕後昆言內外合德可以法後而君子之自昭明德尤貴乎宏大寬裕以自處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傳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蓋非恭不可以言禮而非溫不足以為恭也裕乎禮乎德而宏乃所以為德禮非溫又可以為禮乎由是推之而無不達放之而無不準為臣焉而忠為子焉而孝為祥

為瑞非禎乎非德之符乎德乎德乎德之行止及於一時豈德之謂乎苟新乎其德弗已焉揚名於後世可也觀廟於數世可也雖以及乎千百世可也祐也其亦有思乎爾世之逐尒澤之綿非德而能之乎夫四子者之名固各具厥義而其不易之序有如此者四子其亦知所着識而互用其力矣乎是為說

遼東小藁卷之五